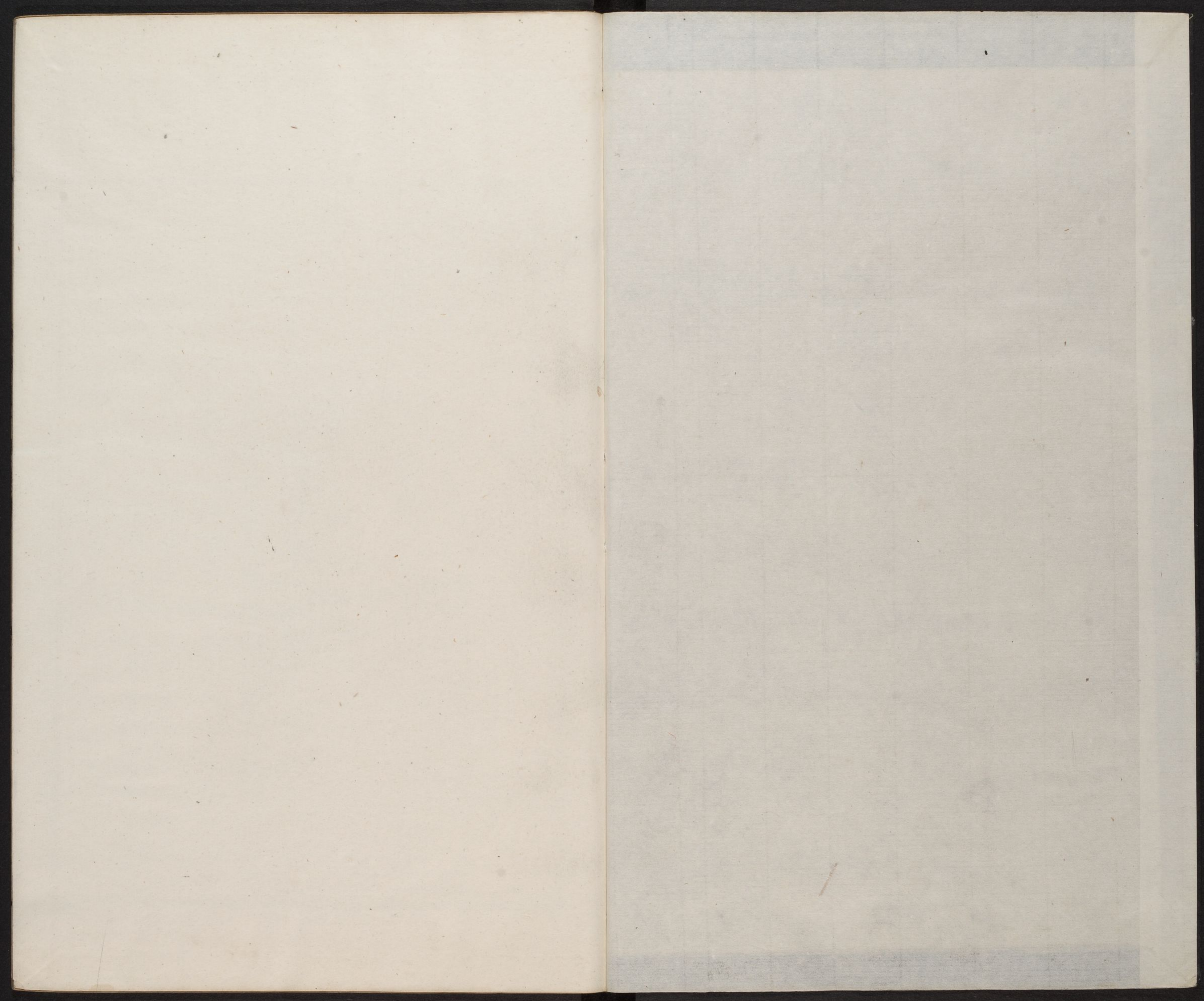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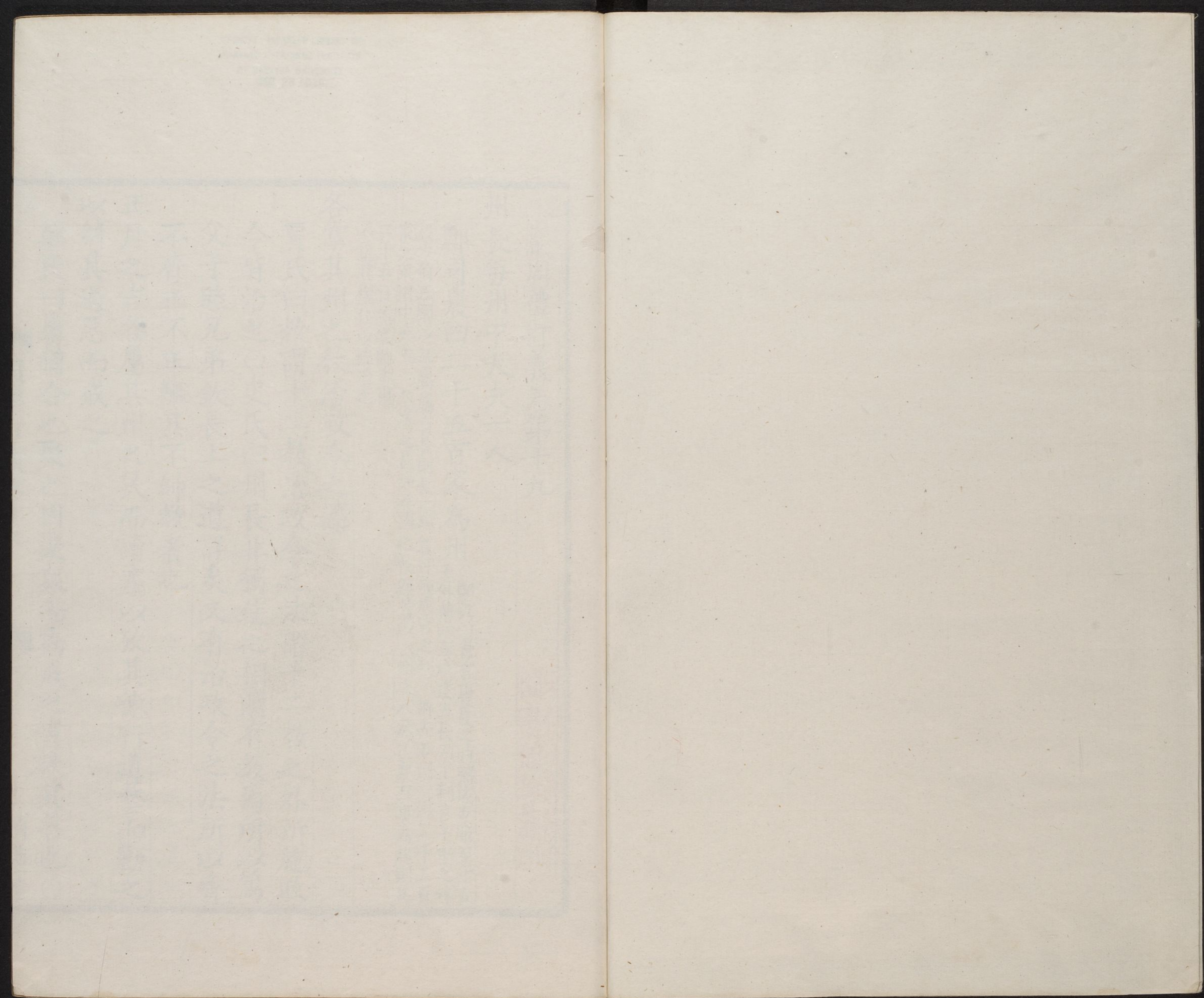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1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1/-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

○鄭鏗曰書言唐虞之時解成五服至于五

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則長之為尊可知周官之制一鄉而五州一州二千五百  
家之眾用中大夫一人為之長如五國之長然蓋以一州之人為己眾有事而起則為  
二千五百人之帥不得  
不重其權任以統治之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

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賙有教焉所以篤

父子睦兄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

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

鄭鍔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法此但言讀法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為教法

○愚案餘說見黨正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眾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靡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

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才其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踈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

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

○鄭鍔曰周制春祈于社秋報于社孟冬割祠于矣王安石以為歲時者則歲一屬而已殆未之攷耶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為

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為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  
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之時其事  
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為文秋陰  
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  
○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  
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  
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  
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以觀德行而  
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  
其賢否也○易氏曰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  
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方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  
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  
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設之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  
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  
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  
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謂商人之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  
老固知為國學矣知孟子所言為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  
諸侯之鄉學所謂鄭人欲毀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  
夏之名耳亦猶子產謂鄭伯為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  
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為諸侯之鄉學知學記所言  
為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于州序黨正言飲  
酒于序今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周人以序名鄉

學商人以序名遂學況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爲說所以知  
學記所言爲商之鄉遂學賈公彥以州黨之學名序則鄉  
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失之  
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爲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  
皆以序爲名是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  
不然則州黨之學旣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爲庠乎曰黨有  
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鍔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  
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爲鄉乃有飲射觀鄉大夫  
言以禮禮賓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  
知射義言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  
爲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  
之而已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  
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  
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  
帥

黃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  
教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此故六鄉  
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  
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  
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於大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為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已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為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別

愚案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往往是六鄉兼為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于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既是州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于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

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想除正月之吉正歲兩日就聽于鄉州其三孟之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胥既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閭遠於民者其讀彌疏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贊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

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賓興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賓興之其不言廢則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



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者鄉大夫之教民與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為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為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為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隄防之教治以訓迪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法則不

麗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為先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專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敢不從州長之勸戒也

春秋祭禘祭敬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禘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禘之○鄭康成曰亦為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禘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

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祭亦謂之索蜡言其名索言其義蓋萬物所

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

之孰為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其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

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況造物

之元功乎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

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

既蜡而屬民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

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黃氏曰社崇醜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

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為民三

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

法非專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

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歲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

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遂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

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

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

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怪民之犯齒在席

之上而怪民之犯貴悲夫○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況大蜡

卒于亂也明矣○陸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

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於東南

僕於東北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與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鄭康成曰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之東房戶之西賓主夾之鄉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

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

○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別設一位如今之功位○史氏曰習鄉尚齒仕而反鄉曲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耶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得

不以貴而節文之仕至三命則不問鄉族皆當臨而治之而與之雜居齊齒將何以正色而帥乎下此不當齒之義

黃氏曰壹命受職齒于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于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為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為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為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帥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榮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其修為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以俟一朝之見錄非正歲則黨

正不書非修習之已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

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黃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

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王昭禹曰鄉大夫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為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為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為氏受氏為族合族既眾儻不率馴教訓則卑陵尊幼犯長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為名乃是合族而教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為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為義正以董正為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為名

而專命以掌其戒令政事戒以使人勿犯令以使人必從大有政小有事則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人人皆有所畏則師嚴而道尊教化不行者無有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康成曰月吉每月朔日也○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非特眾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鄭鍔曰每月之吉聚而教之當使之讀法可也今乃使之讀邦法者蓋常人之情畏拘檢而樂放逸將欲之率教化必先使之識邦法使知邦法為不可犯則莫不轉而循教法是則每月之讀邦法乃所以驅之使從教法

賈氏曰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黃氏曰孝弟

睦婣人之姓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王昭禹曰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康成曰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蝻螟之酺與人鬼之步

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

賈氏曰案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公酒為之今此族與酺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為醪又明堂禮乃命國醪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醪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鄭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橫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布德於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禋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眾寡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禋之祭次之故祭禋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為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

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實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

以案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于六鄉之比法也

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

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

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為眾家五人為寡貴賤老幼廢疾則不任可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豕犬雞車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為伍家自為伍彼此締絡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

黃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為聯法也故五家為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為族有聯則黨

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為比十家為聯行則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法也四閭為族八閭為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車有徒故十人為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為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晉荀吳毀車為行而曰以伍共車為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微意荀吳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之餘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

○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者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李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制各有云為

景齊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

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眾庶之所共棄使為不善者亦或

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王驅民而之善之

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

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

期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為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

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

其微權實寓於此

○項氏曰相保相受則司徒比閭之說猶懼其未足也故使之為聯互相保受則奸私奇衰無所容於其間而善惡公矣然徒使之保受無利害則保受亦虛設也故又有刑有賞有罪則相及有賞則相共夫如是則保受無所妄矣故入可以受邦職出可以役國事死可以相葬埋皆有託也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

所作惟國中而已

○黃氏曰以相葬埋則四閭為族正以相

葬為事故也

○黃氏曰事益易辨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

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

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

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不異

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

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

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

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又十家為聯以

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

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



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

遂爲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爲卒伍王氏曰以伍聯伍

故謂之合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

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

之所賈氏曰帥而以至者帥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復掌其治令

戒禁刑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

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

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

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爲一

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爲中士固足以自別於庶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

下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

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

之民以聽之故各掌

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

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

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

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醜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黨飲酒也○王昭禹曰分而言之則曰師曰行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黃氏曰役政師田也司馬政典也喪紀大喪之

事也○黃氏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王昭禹曰即州長所謂大喪之事閭胥特以聚衆庶為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非所掌四者及比

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黃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敘而比之居則五家為比故讀法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法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

州黨族各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故云既比則讀法

黃氏曰任任其事也○史氏曰任信於朋友恤憂其事也○史氏曰恤憫其窮困任恤必

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鏗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婣任恤

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為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為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

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為六

行任恤為末孝友睦婣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釐古橫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

○黃氏曰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見以釐撻罰之

○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眾庶而比之則所謂

釐撻罰之事者特於比眾庶之時也詩曰兕觥其觶則兕

觥罰爵也○鄭康成曰爵以兕角為之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

○賈氏曰重者以撻撻之

林氏曰事有小大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釐之使中才有不達則撻之使達為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關於治亂而先王之

罰不怨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鍔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為附庸為侯邦為天下其本

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

致意雖合為六鄉統為天下其法亦必以此名之○鄭鍔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為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

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

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為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為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為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

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為閭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田即祿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夫五家為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眾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祿之則以財不足為疑無足恠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祿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祿以田明矣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祿不與則不以賦貢祿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

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衰者正之反○鄭康成曰衰猶惡○鄭鍔曰相受

則以容言之○項氏曰相容不相擠排相和親以情言之○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王昭禹

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踈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乖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為非於其微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衰之民忽生其間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絕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臯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項氏曰五家有臯惡姦究則

相及賴其相察

鄭鍔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為一伍則驩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軍政定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于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黃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為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為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鏗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今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狹民有眾寡勢不能無遷○鄭康成曰謂不便其居也然非民得以自遷為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賈氏曰當鄉之內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于他所

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蓋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

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為虛矣為之旌節以防呵問者鄰

長謂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徙之他則

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面相授受予之旌節以為信則彼得以

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園土內

之○鄭康成曰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求其情○史氏曰無授無節非有過則必其無土著者彼之得之寧不呵問內之園土者既防其奸偽又冀其回心而止於無過此

先王之仁政也豈有罪者耶司園掌園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固非獄矣但以土為園而立之出入

之限先儒謂繫之園土而考辟之則真以為獄也不然其

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

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于彼又授之於他

徙于他則為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囚之圜土矣間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着而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墳埒埒及小封疆也○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墳相左右故在地官為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鄭鍔曰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又有掌疆之官官雖闕而康成以疆為界則所掌者封疆之界矣此封人若為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於地官專以設社壇飾牛牲為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蓋民為貴社稷次之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

史氏曰封人掌設壇壝唯王有社壝而於國則設社稷之壇也夫壇也壇在中而外為壝埒故謂之壇舉壇則知有壇矣畿封植其所宜木嚴其界限使無犯

鄭鐸曰攷大司徒於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

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為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為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惟其為聚土之事故於王社則掌設其壇又為畿封而植木以為表於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壇為之封土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為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循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為壇壝壝埒與小封疆也

愚按疏說畿封見大司徒

###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

鄭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

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史氏曰封其四疆為建國設也封其域為建都邑設也○唐氏曰如是則內諸侯之制與外諸侯同也

鄭鐸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

封人掌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乃為諸侯兼設社稷之壇何

耶余以為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為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

為立社曰侯社為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

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

以黃明為天子之有土是為土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

之社壝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

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白茅使之立社稷是為

侯社封人不為設壇也惟其為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為之

設其社稷之壇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

史氏曰王社

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實土地為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為天也

○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

時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

稷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芟秋報歌良耜此祭之常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大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衄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令社稷之職

鄭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

○鄭錡曰諸侯當守社稷之職又慮其廢

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爲社事而單出里爲社田而竭作爲社祭而共菜盛亦不敢失其職○劉氏曰封人既設其壇令匠人設五方之土築其壇焉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壇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土地爲重孟子言諸侯之寶必以土地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雷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

音福

衡置其綯

持忍反

共其水橐

古老反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繡○陳氏曰小子凡沈辜侯禳飾

其牲羊人凡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

鴈者以績

○鄭康成曰飾謂刑治潔清之

○鄭康成曰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

楸狀也

○史氏曰衡以系其綯也

○鄭司農曰綯著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

謂之雉與古者同名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橐給



殺時洗薦牲也

○賈氏曰水以洗牲彙以薦牲

薛氏曰祭祀以牲為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於卜日則擇毛吉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鬼神之所歌享者在是也夫以萬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牲者崇其儀也設福衡者防其觸也置其絳以備用也共其水彙以致潔也○王氏曰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壝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歌神也○鄭司農曰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膄毛炮之豚爛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鍔曰說者謂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亦牛牲耳又及毛炮

之豚何也八珍之物炮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棗於其腹中為馬糞泔以稻粉調以醢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易氏曰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為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偽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凡野事則為之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鄭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史氏曰鼓專於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凡進皆鼓凡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鼓又況小師掌教鼓鼗鼖矇亦掌播鼗注專指為教眡瞭不可也若教眡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為哉○賈氏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鼗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鼗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綴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正之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聲者或不能為器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

鼓人知聲者也鞀人為鼓者也為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然則教為鼓者教鞀人為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之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鼗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毆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鼗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鼗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

○鄭鍔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

祀則宜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亦是鼓社祭也

○鄭鍔曰地道

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鍔曰先王之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

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為大主乎祖

以鼗鼓鼓軍事

鄭鍔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鼗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

三之一其聲尤大鼗大也

○史氏曰軍事欲與眾共聞也

字或為賁賁亦大也

故宜用以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以鼗鼓鼓役事

鄭鍔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鼗鼓長尋有四尺倨句鼗

折其聲尤緩字或為皐皐亦緩也

○史氏曰鼗高也役事亦欲與眾共聞也

故宜用以

鼓役事○賈氏曰詩云鼗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鼗鼓也以晉鼓鼓金奏

鄭鍔曰金奏者西方之聲陰之屬也陰以退為主陽氣導之乃進晉鼓長六尺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

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晉進也以進為義故宜用以鼓  
 金奏○史氏曰金奏編鍾以是發之樂之始作進而未已  
 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  
 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曰以晉鼓鼓金奏  
 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  
 矣晉鼓用之於金奏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鼗鼓  
 用之於軍事至辟雍作樂則鼗鼓維鏞矣靈鼓用之於社  
 祭至大司樂用之於祭地示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  
 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  
 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者當知六鼓之為用不必  
 知六鼓之為制

以金錡音淳和鼓以金鐻直角反節鼓以金鏡女交反止鼓以金鐸待洛反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錡之名不見於  
 經內見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錡錡于也園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  
 相和○陳氏曰國語曰戰以錡于丁寧倣其民也又黃池  
 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寧錡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錡矣○  
 王昭禹曰以金錡和鼓鼓唱而和之

鄭康成曰鐻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  
 曰鼓行鳴鐻○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為軍行所  
 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鐻  
 節鼓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鐻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  
 曰鳴鐻且卻○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

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鐃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鐃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鐃○  
 賈氏曰此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鐃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  
 司馬振鐃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  
 金鐃通鼓鼓作而通之

項氏曰四金惟金鐃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鐃大  
 於鐃其形圓鐃小如鍾鐃無舌鐃有舌

鄭鏐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作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為  
 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  
 以金鐃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  
 必節之以金鐃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  
 作鼓有時欲其通鐃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  
 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齊相成說者謂鐃有淳和

之意故可以和鼓鐃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  
 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鐃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  
 理或然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帛音拂舞者

黃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鏐  
 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帛此所鼓者二舞何也天  
 神地示人鬼皆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  
 小者有用兵舞帛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  
 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為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為人除  
 去不祥故用帛舞兵舞本用於山川帛舞本用於社稷小  
 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  
 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帛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  
 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鑿

鄭康成曰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鄭鍔曰軍旅所止尤以防夜為急鼓人之鼓鑿所以警之也其鳴之鑿所以致

其憂戚之意

○薛氏曰鼓軍鼓者鼓鼓也鑿其聲也

軍動則鼓其眾

賈氏曰軍動謂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眾作士氣也

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

圍禁

史氏曰所以作士氣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為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為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固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成輔相為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反之裁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暮不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康成曰始崩及窆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繇役能舞者以為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兵舞干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故以干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帔舞執五采繒如帔○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帔除之功帔有祓除之義也故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

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四方祭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為國翼蔽故以羽舞之羽有翼蔽也○黃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教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鄭康成曰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史氏曰皇舞執五色如翟也○鄭康成曰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則染羽為鳳皇之形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召陰而却陽也○易氏曰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鄭康成曰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

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為序也○賈氏曰按樂師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云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云掌羽舞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此鼓人亦云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一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鄭鍔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

舞者亦當教之以待闕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黃氏曰蜡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防瀆表啜之屬不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鄉士不舞州祭社舞黨祭崇族祭酺不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興舞鄭曰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易氏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帔舞此言不興舞者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曰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鰓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黃氏曰牛人主牛則牧人惟牧馬羊豕犬雞五牲而已其曰六牲備言之

耳○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牧養阜蕃者不以瘠薄待神

祇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鍔曰非徒責以阜蕃又欲阜

蕃其物蓋物者毛色之稱校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無羊詩曰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皆指毛色為物○鄭司農

曰牲純也○愚按康成以牲為體完具若以下文用龐對牲司農之說是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

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

之盛○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為尊黝者黑色之微○鄭鍔曰用騂豈徒色之

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

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

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為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為主

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騂祀以其騂

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

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

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

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

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

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

地其文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為

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

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

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

○方氏曰赤為陽之盛而蒼與青乃其類黑為陰之盛而

黃與白乃其類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鍔曰各倣其方之色

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欲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

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黃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

山川四方百物包於其中矣此特見或駢或黝或各以其

方之色皆用純對下文外祭毀事用龙耳○易氏曰養牲

為有素故必用牲物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易氏曰按校人云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何用龙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禋于壘及郊是壘郊外祭也侯禋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

毀謂鬻辜侯

禋毀除殃咎之屬○杜氏曰龙謂雜色不純

鄭鍔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牲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

毀事牲或用龙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牲為費用

龙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鄭鍔曰上既謂之牲物此又謂之犧牲蓋牲全也犧亦全

也牲之為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為全者謂體之具○鄭氏曰犧毛羽完

具也周景王時實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為犧犧體具矣色或不純牲則體全而色亦

全也四時常祀用牲則不止於色之必純其體亦必全也

凡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其語所以不

同○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易氏曰繫祭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若上文凡外祭毀事用尢可也○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犝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鍔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

公牛也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黃氏曰此與九職之牧分授牧田以養國牛故言

別於民○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

最大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

牛者無所不用○王昭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

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

成牲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為牲故自享牛求牛

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令則諸侯

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史氏曰政令凡祭祀所用無所不掌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史氏曰享牛謂所合共者若牧人

時祀之牲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

神非一處○鄭鍔曰求索也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

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

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繹祭祭亦用牲則求牛為索祭之

牛明矣○劉氏小傳曰享牛者享神之牛凡求讀如速速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史氏

曰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毀事之尢是矣○黃氏曰求牛亦芻之備非時之須耶牧人所謂凡牲不繫者○鄭節卿曰牛有卜

而後用者有用而不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用而不  
卜○黃氏曰職如字不必改充人司門各共其職牧人備  
言之矣此省文耳○鄭康成曰職讀為楫楫謂之牝可以繫牛楫人謂牧人  
充人○賈氏曰充人置楫入地之時楫楫然作聲故以聲  
名其官凡牲堪祭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楫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言之

鄭康成曰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鄭康成曰牢禮飡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  
主國五積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史氏  
曰既以生饋之又以熟進之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史氏曰饗食賓射講禮之時用也○賈氏曰饗者亨大牢  
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  
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

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  
牛也膳羞之牛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王氏詳說  
曰既曰積膳之牛又曰膳羞之牛積膳謂共賓也膳羞謂  
獻賓也○鄭康成曰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  
俎者與膳羞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  
軍事共其犒牛

鄭司農曰犒師之牛○項氏曰若鄭商  
以牛十二犒秦師

喪事共其奠牛

鄭康成曰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氏曰喪中  
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朝夕  
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  
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亦有馬牲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輦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徬在轅外

載任引重致遠之時用也

○黃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史氏曰牽徬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音老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福衡之屬

○鄭氏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賈氏曰始殺解體未薦之時縣于互

盆簠皆

器名盆所以盛血簠受肉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剝或享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素

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賓客燕享軍旅初非為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為牲而係之于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史氏曰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日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浹在三月繫于牢之時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禹曰五

帝之祀先王之享宗廟人鬼之大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宜矣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見隆古盛時之無間事也且莫間於牧人尤莫間於守門之人以其間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離局為嫌者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牲

王昭禹曰展察視之也告牲告其色之純也肆師言祭祀展犧牲則展牲者肆師也充人則告牲而已

碩牲則贊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膄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欽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之所寓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一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一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  
 人均人官之長○鄭鍔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為  
 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內自國中外至疆地不可為井  
 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為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  
 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  
 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焉輕重畢載苟不量所  
 載舟必溺如車焉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國中已下是也○薛氏曰載  
 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吏下而遠

郊之所授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所以為任土之法苟以為任民之法則十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於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鄭鏗曰載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王昭禹曰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產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因其有無多寡而為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強之也○易氏曰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蔬

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鄭康成曰物色之

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黃氏曰待

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

政令非載師之職也○易氏曰以待其令則今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為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

以下經證之則地法可致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在里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廛則所謂廛里者必聚廬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鏗曰廛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為民庶之居○黃氏曰陳相願受一廛而為氓此廛蓋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為里其在鄉則五比為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廛里即孟子云五畝之宅者

以場圃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蔬也常時則闢場為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為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鏗曰場以

登禾黍之入圃以為果蔬之區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黃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



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及之曰宅田卿大夫之圭田○鄭康成曰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黃氏曰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諸侯班祿見孟子王國班祿三不可致圭田當在此○鄭司農曰買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王氏詳說曰成周府史胥徒之外又有買人是買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黃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杜氏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王氏詳說曰藉田千畝甸師耕之正公家所耕之田後鄭以此為庶人在官之田則公邑之田何所用乎甸稍縣正欲以祿府史胥徒也

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後鄭以為畜牧者之家所受田非也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之家乎

鄭司農曰賞田賞賜之田○賈氏曰即司勳之賞田也○黃氏曰公卿大夫士庶人於法應賞皆得有之

薛氏曰官田公家之田惟近則易以供不時之需賞田旌功之田惟近則易以給非常之賜牛田牧田則養公牛六畜惟近則易以供祭之用故曰任遠郊之地

陳君舉曰廛里不特國中有也而國中為多宅田士田賈

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而近郊為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獨遠郊有也而遠郊為多凡以上曰不以井為限所頒多寡而載師徵其材賦故獨任之而民田不與焉鄭氏之說不足采且以一端言之謂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夫官府遍王畿之內若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黃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為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圖說曰特於甸地言者言公邑始於此○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

○黃氏曰公邑對家邑為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為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為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鄭縣遂之法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施之以益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鄰

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別而為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法二百里為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居良地  
反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為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為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為公邑稍為家

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費邱武城  
 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為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  
 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  
 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  
 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圍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圍  
 圍置也其曰置者言為天子守封置也又謂之都甸稍縣  
 都猶縣之為縣也甸法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載師小都曰  
 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  
 通稍不為邑縣置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  
 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  
 其地非也○王昭禹曰自家邑至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為外蓋其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內之盡心於王為益至外之捍衛於國為益嚴  
 陸氏曰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  
 甸地元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

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置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  
 封而已○易氏曰惟內諸侯以祿為主故所任之地與郊  
 甸同謂之田○陳君舉曰古者采地未嘗世守若溫原攢  
 茅之田周武王嘗以封蘇忿生矣周襄王嘗以賜晉文公  
 矣狐氏陽氏復受命於晉以處之蓋更狐陽而後至卻氏  
 卻氏而爭其田故單劉二公所以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此言一出足以破卻氏之貪於是晉侯俾勿爭若已識  
 其機準是一事則知采地無世守也明矣

圖說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  
 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為千

里○陳君舉曰先儒以為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為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官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攷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凡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圻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方千里本根不強何以應千八百國之

求乎先王以田制祿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倍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為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言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國者也夫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系百世之根本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世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是與王敵矣尾大不掉豈先王良法

陳君舉曰或問載師凡地以何人耕曰只是使食公田之稅耳且如古人以公田養士大夫之家仕宦於朝則有常祿祿食如漢餐錢之類漢雖關內侯亦未嘗有地如二千石以下皆受穀於司農掌金穀之淵唐室無賦祿之制但令以房廊錢自給當時雖有促錢今史終唐之世賦祿不能定其實封有戶者亦不過幾人至太祖始立祿格如俸錢供給錢者皆王介甫始制此事最是然其無收處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辨此其勢只得

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教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為一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廛里至大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鍔曰民為國本本固則邦寧則國中所居蠲其賦而無征宜矣

○鄭康成曰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劉氏曰謂國也宅也國即上文廛里任國中宅者上文宅田廛田宅田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之說俱非

賈氏曰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

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為井竈種苽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黃氏曰：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為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為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

○鄭鍔曰：園圃所產之利微，市廛只以為居貨之所，故二十而取一，皆輕之也。記者謂廛與陳相願受一廛為氓之廛，同非市廛也。余以為既言國宅無征，則廛里不當有賦。今有二十而一之賦，其里非居之廛明矣。商賈有門關之稅，則居貨之所不得不輕之也。愚按：園廛亦之。臣若焉。國之圃周氏之注是也。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并雜徵為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鍔曰：漆之為物，特為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閭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

○又曰：此九等之賦，皆是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乎天子，或封之以遠近之田者，其所

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於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於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為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宮室吏所治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菘珍異之所出廛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斂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政於朝士則列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朝廷之所深卹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稅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之田賞田者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斂之以稍厚不為過故遠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所受者為其繁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者為尤富斂之雖加厚而亦不為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

而阨之以重斂故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凡任地則知其為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為畿內畿內之地方百里者百以其一為郊內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閒田也其餘以為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為小都謂之縣鄉受之以為大都謂之畺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九賦蓋輸公上者廛廛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欲徒以具百官成六軍受四方會朝焉耳等而下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而其君毋過十鄉祿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冰之家畜牛羊則於禮為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絕是之謂均苟不均則自天子達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盼采地之內有漆林焉則倍蓰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喪紀勿用以經攷之九州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略可觀矣周季諸侯始擅不盼之利齊幹山海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温圃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養千八百國之君者養一人而山澤陂池之入特為禁錢屬少府由是人主獨富強而郡縣單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黃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為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費為之數

○王氏詳說曰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何以為

二十五家為里布者布總也何必以口賦出泉為布且此共吉凶二服是里布所罰以為吉凶二服有宅則有宅征有田與夫家則有田夫家之稅雖因而罰之但屋粟與夫家之征為常法而里布為非常法故屋粟夫家之征言出而里布言有有者不宜有也後世以里布為常法故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為之氓唐時調法有家則有調而使之出納去成周法意遠矣

薛氏曰學者為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蕃養之源而蹙之以刻剥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問

師於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於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布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皆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其於郊甸都鄙者可知

○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罰有官職及閭民商賈也若幸田賞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庶民在官之田何以罰之特重蓋有官者怙勢豪橫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剝下虧上多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橫取強斂多矣商賈之家畜牧之家有田而不知耕則逐利甚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故罰之持重也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

○鄭鏗曰徵之必以時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

陳君舉曰冢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功者六鄉之中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廛里及鬲士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市征廛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旅師掌之微至於薪芻角羽茶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之所受特市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但二三府區區出內蓋兼總貢賦功



之入而以九式出之以中大夫二人為司會治其最凡焉  
 而以萬目付有司要其財守則固地官之職也周之大計  
 富藏天下不盡歸之公上自九職九貢既皆不領於朝廷  
 之經費而以九賦當歲之百須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  
 其間者則以其藏在羣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羣有  
 司雖大臣不能侵官以順適其上節在大臣雖羣有司之  
 積若丘山而不敢專輒於下然則分隸二卿示公共防踰  
 越而冢宰所以為獨制國用也歟周之大政令每如此今  
 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相宅  
 及周公蒞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  
 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  
 者大師星父也是謂一相處內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  
 秦兼天下山海池澤之稅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

其屬自為尚書蓋周司會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隸丞  
 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平對以責  
 治粟內史內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少府為天子私  
 藏雖丞相有不得與聞者而利權始分矣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陳及之曰閭師徵國  
 中及四郊之稅縣師徵野之稅皆民田什一而稅者也○  
 鄭鏗曰或謂六鄉之中二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  
 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所掌者一閭之征令  
 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  
 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也然六鄉有比閭  
 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  
 民者其說恐未盡何則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

問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間問之百家則合而為一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前一比則未成為問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問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問巷之間然後知之為甚悉名問之意殆由此爾問師之任既為匪輕故雖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

○鄭景望曰後世催科之法縣以戶長保長率十人催二三百家之稅既已難矣而定役者止據物力之高下而不問其居舍之塵野故在遠郊而催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居里之不可識逃亡死絕之不可知而破家蕩產之害相尋役法之為民病也深矣或曰近世三十甲之說亦近於五比為問之意夫何行之而猶病曰聯民者不異塵野役民者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稅而越竟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耳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問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鄭鍔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為邦之本有六畜焉為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

任○易氏曰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知其力之為有餘由是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

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為無愧在民者乃無怨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菘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問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問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

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劉氏曰臣妾各有所隸而無地職以任其力也然九職以虞衡為次此以虞衡為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黃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內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鍔曰或謂龍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以為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徹法今乃有問師之貢何也余攷康成之說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者之說謂大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藉而不稅載師任地之法是貢法其法稅而不藉

畿內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問師之於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於鄉遂為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鍔曰所謂無職則指閒民為臣妾耳臣妾者八職之所役閒民者八職之所恃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算口之泉與里布夫家之征異矣然此布非罰布也亦以出為言者既謂之無職殆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勵勤耳

楊氏曰大宰九職九曰閒民雖無常職亦非不及閒民也先王任民其詳至於嬪婦化治絲象臣妾聚斂疏財雖婦亦各有職不蠶則不帛不績則不衰故夫耕婦蠶以其衣食無敢不自力者此黎民所以不飢不寒養生喪死而無憾也夫惰農自安不容於先王之時豈問師任民而不及閒民哉蓋問師任民以征賦為主而轉移執事已列於九職之末故不言也○黃氏曰凡民職業雖不同而皆受廩居作受廩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廩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王昭禹曰大宰嘗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為本以三事為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

百廿七  
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林氏曰問  
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懲游惰至漢始一縣為算賦故高帝紀書云初算賦蓋訊變  
古重斂  
害民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  
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鏐曰先王使民植桑種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者  
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人之情好逸惡勞欲其不惰於本

業非有以罰之則有所不勉蓋庶人之家五母雞二母彘  
畜以為牲不畜則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則

使其祭不得用盛○鄭康成曰盛黍稷也不種植則使其死也有棺而不  
得用椁○鄭康成曰椁周棺也不蠶桑則使其衣不得衣帛不績其麻則

使其喪不得衣衾凡皆所以恥之○易氏曰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  
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乎玉藻云惰游之冠垂綬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黃氏曰工賈皆  
不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固得通

鄭景望曰老不帛死不椁喪不衰祭不牲不盛  
功易事也

民之所以養生喪死厚終追遠情之所甚不忍咸無焉則  
罰而懲之不亦甚哉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

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  
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予一奪一勸一懲皆

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政勵民無術予奪勸懲一  
皆為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死無所葬水旱飢饉枕藉溝

壑莫之問而取民之法顧日益苛牧民之吏顧日益急不  
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黃氏曰縣師  
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內統外也以縣為官  
取四甸為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法於是詳焉○王氏詳說曰此天子所以謂之縣

鄭鏐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  
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

通志堂

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於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載師專管在官人祿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間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內分擘閭師四郊縣師郊里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促以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為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

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間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鍔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

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鄉之井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為不廣鄭康成曰郊里郊所居○項氏曰如里九夫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不為不多○項氏曰如田百畝萊五十畝之類○鄭氏曰萊休不耕者其畜車輦不為不眾如使縣師盡得而掌

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於司徒矣○史

通志堂

氏曰夫家人民之增損田萊之荒闢六畜之登耗車犂之備乏必待三年大比而稽攷於是羣吏始從而廢置則其法略於官府鄉遂矣○鄭鍔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稍甸郊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羣吏吏有勤有怠則宜有廢有置以勸激之詎可以爲餘地而不攷之哉縣師於大比之年從而攷之知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於王事哉說者以爲鄉師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誅賞奚爲縣師獨於大比則以詔廢置而不及誅賞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六鄉乎余以廢置視誅賞爲輕誅賞視廢置爲重鄉師爲六鄉之老而鄉師乃公邑之官縣師止於專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所不攷縣師亦鄉師所稽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詔若夫誅賞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鄉

師於大比詔其重職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之羣吏獨無誅賞以馭之哉

黃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爲一法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

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旬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

○王氏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入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

○鄭鍔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役為國之大事不惟須眾庶以為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帥之而至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為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聞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為之指麾有鼓以為之號令有弓矢及矛戈戟以為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以至

○黃氏曰郊兵其吏帥之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

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謂致於鄉師也余以為六鄉之

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於司馬則此所謂帥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少孰從而知之哉嘗攷稍人之職掌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相統出於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乎先儒之說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掌閭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閭田言之○鄭鍔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量其地辨

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鄭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

都百鳥可不制其域之小大封都邑者必有定制故皆以制其域為言○王昭禹曰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若夫大司徒言以室數制之

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黃氏曰凡造

都鄙鄉法卒伍令賦邑野法丘乘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鄭鐸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說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獨言以時征野之貢賦何也載

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間田故特言野以別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取

之於民而不知所以予之則施報之義乖予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泯遺人必繼於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泯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教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別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為總目○鄭鐸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



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來也不一以一方之積將以施無窮之惠不可也故所積各有地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則物不匱而惠不竭故自鄉里而下各有委積以待事○黃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賜賜未有所指授儲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法用邪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羸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為餓莩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賜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

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為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鄣為鄙委人以甸聚待羸旅野鄙即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鄉里謂國中○鄭康成曰難阨猶困

乏○鄭鏐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農有難阨則取

以賑恤之出於民還以與民○史氏曰方其難阨豈暇遠翹即其居而予之取其近也○王氏曰恤民之難阨則司救

所謂歲時有天惠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也國及郊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難阨宜以鄉里之委積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鄭鍔曰門關之委積出於商旅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孤子死於王事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激天下之大義也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

○鄭鍔曰芻薪禾米賓客道路之所須而郊勞之禮實在乎此故積於郊里以待之○王昭禹曰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地謂之野合五鄙而為鄙則野鄙為遂地明矣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兼公邑在甸地者鄭鍔曰康成謂羈旅為過行寄止者以經攷之乃旅師之

所謂新甿蓋羈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遂未授田之人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未授身留於此則用野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即通給解之

○鄭鍔曰凶荒則流離入關者多矣故積於縣都以待之如漢時關東水旱流民入關中仰食之類即都鄙之境上以調恤之不來萃於京師○李景齊曰司徒荒政所以散利或者取具於此歟

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賓客不常至野鄙則遠廛市矣羈旅不常有縣都則遠鄉遂矣凶荒不常見皆俟時而予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有以待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鍔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關門之委積由此若夫其他余以謂三年九年耕所餘之粟皆積於此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王昭禹曰衆之所至必有所須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鄭鍔曰賓客之往來會同之畢至師役之竭作其人衆矣道途之所須寢食之不便其何以行之哉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里以至三十里三十里以至五十里近則有廬○鄭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徒有

牙也○王氏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史氏曰勞其飢渴也

遠則有宿

○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王氏曰三十里則可以宿焉

故為大室○史氏曰備其乏絕

又遠有市廬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室

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

○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焉○王昭禹曰先

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

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

有寢處之便適千里者無宿舂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芟舍則孰憚於從王事哉然必以三五十里為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則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為飲食蓋所給者賓客會同師役之主將

黃氏曰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祿地及祿士之外其間田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都達境十

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芻具焉以待軍旅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蓋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武攷之於詩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夫倉積於幽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觀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之師僖四年陳鄭共其資糧扉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奈何王網解紐官守曠紊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鍔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王昭禹曰以校敘其多寡○史氏曰不使過數又以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王昭禹曰豫備其所須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事矣由此觀之周人豈欲多藏為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斂損下益上錢

貫朽粟紅腐陳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丁謂其滅先王之官必有大咎則賓客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為土均所均以地為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人民所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鄭鍔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為正或為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成為征蓋攷下公甸用民之日知此政當

為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

賈氏曰謂畿內川衡山虞澤虞皆遺其地之人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

地職欲於任其事者均也

賈氏曰若農圃之屬

均人民牛馬車輦

之力政欲用其力者均也

鄭康成曰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黃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媿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為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

職之人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

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

劉執中曰旬猶周徧也謂均其民力周徧皆

用其三

日焉○鄭鍔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為用民之

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為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為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

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為均曰

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南至而畢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

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

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為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減豐年三分之一也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一如以為一歲不過三日奚必諄復作經屢言役事之為大乎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為斷或謂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

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勛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為甚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賈氏曰凶札即廩人不能人二鬴之歲

○王昭禹曰荒政所謂弛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王氏曰荒政所謂薄征○李景齊曰民

方資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

鄭康成曰不收山澤及地稅○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景齊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則不責其貢亦

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李景齊曰有財賦地守地職

之事則必有政不均地政則盡弛之

黃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間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為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稅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歲之入固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畜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鍔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浸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缺○劉執中曰謂國之力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猶有未役者故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役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黃氏曰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以為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之中尊之中大夫下大夫之爵責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楊謹仲曰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之職也以其為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任卿之職今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媿諫王惡實以教國子為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為周召之師保哉○鄭鏗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師氏保氏教世



子之官其職掌以媿詔王繼言教國子之事蓋其進則詔王以媿退則掌國子之教故以師名官言其足以為人之範模也○程氏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氏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後世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陳君舉曰師氏以教詔傳道為名其所處宜尊嚴而其職宜貴求之於書則與虎賁綴衣同稱詩人亦以趣馬膳夫並列於雅夫虎賁綴衣趣馬膳夫皆賤有司也皆人之所狎而玩者也皆不可與啓迪贊襄者也今以教詔傳道之官錯舉而混置之無乃輕乎是不然人主之自治非其廣廷聽決之為難而其深居宴坐之足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惰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為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為易入

陳及之曰師氏以道教國子以媿詔王而其徒百二十人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隸以守王門其徒不得不多也

掌以媿詔王

鄭鍔曰不曰美而曰媿蓋告王為善不待已著然後言於其尚微以告焉使王即微而為之

愚按媿與美同凡人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指其所以善者而詔告之進之於廣大高明之域如所謂將順其美者也

呂氏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所以正君之惡者未嘗不設若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闕焉師氏以媿詔王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焉故二

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德不使有一毫之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正君之邪心不使有一事之違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

呂氏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此又以從容和緩以媿詔王之師氏教國子古人教國子之意如此○鄭康

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國子有并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望經為解學者不可不辨以王制攷之皇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此以王太子總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此以王太子異言之也夫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之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且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諸子言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則是以國子與太子異也又可知矣○王昭禹曰上則詔王下則

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

陳彥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為官與未命之士不同苟教之無素而一日用於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而朝廷宗廟之間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監正為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國子其為法則優而教養異於古矣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鄭康成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黃氏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類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呂氏曰至德者精粹不可名之謂道者溥博淵泉無聲無臭惟至德以為道本故有所據依○朱氏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

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呂氏曰既有至德以為道本又須見之於所行方可敏者不息之謂○朱氏曰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王昭禹曰丕則敏德蓋德不敏則為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亦無由而至矣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鄭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朱氏曰孝德云者強志力行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

為也○呂氏曰前言道本行本此言知逆惡自非實有孝

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惟實有行德

能免此○黃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為惡逆迭相出入者不知其性

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有諸己矣是故逆惡乘間而作亦莫能知之夫謂之孝德固無逆惡者臨深履薄之戒雖聖賢終其身不敢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卒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本不立

總論

朱氏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所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

教三行

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朱氏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之法而已  
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  
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必以  
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而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  
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  
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  
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與言唯孝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  
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教之以為學者雖誠未得於心  
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則進於德而  
無待加勉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孰  
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明而詳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呂氏曰前言孝德此又言孝行實有諸己謂之德見之行  
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而後吾  
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矣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呂氏曰必盡子弟之職以供洒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  
者方肯開發我

○王昭禹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  
相助也吾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呂氏曰所謂賢良者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所謂師長者朝  
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為甚久其條目為  
甚煩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  
可○王昭禹曰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

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記  
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事長之謂

總論

黃氏曰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舉其成德之可名者也  
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  
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  
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而掌以媿詔王  
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  
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此其所以列于教官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  
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  
禮防禁而救之皆列于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李景齊曰虎門路寢也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爲  
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沉潛  
剛克之意文明著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

已○朱氏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  
寢朝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  
朝也每日常朝王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使入揖亦有  
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常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

○鄭鍔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師道尊故也言居門左  
則保氏居門右可知矣

鄭康成曰司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

以詔王○黃氏曰司王朝茲  
慝淫邪皆得察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康成曰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氏曰記者得  
失若春秋是也教之者使識舊

事○鄭鍔曰國朝典故人有所不知者必以是而教之焉

○陳君舉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

六百卅二  
使之以通達治體故國政之中者教之以爲法不中者教之以爲戒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流則他日皆良公卿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黃氏曰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事此蓋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必貴者蓋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李景齊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媿詔王今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於詔王之道非有二事也何者國子所賴以宿衛王宮最於王爲近且密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而以媿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衆則此心易搖故

必詳於教國子使之皆善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無非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於善而古之人君所以自置其身於無過者莫急於此保氏之職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後世之君非無所謂諫諍輔拂之臣而深居退處所對不過宦官女子則君心之易蠱宜矣

陳君舉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人之謂也記曰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今見於經師氏居虎門教國子則宿衛王宮之士庶子宮伯所領者也大司樂成均教國子是謂冑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歲春秋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教則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與在周行者同衛王宮同入成均同隸學士

之版於斯取才焉而用之曾何內外之辨傳言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而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以魯侯對略可觀矣猶以為未廣也則鄉黨有賓賢邦國有貢士是謂俊造蓋以三百六十官迭來四方之彥而博極一時之選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弊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周衰世卿為政姻婭膺仕而諸侯子不在教育選舉之科小雅刺之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言仕京師者輒得志下國之士壅於上聞甚則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簡兮之卒章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風人以是為宜承事王者而困窮至此先王之澤熄矣漢設左官之律凡仕於諸侯者皆左選也且不得宿衛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關內侯到五大夫以為舞人而諸侯子

弟不與焉國子之分內外於是始何示人不廣乎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才用反聽治亦如之

鄭康成曰舉猶行也○賈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以美道故也○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賈氏曰上數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之

王氏曰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媿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夫然後王無一媿之弗為無一惡之弗去○鄭景望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音畢賈氏曰屬即序官上士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

隸若秋官蠻隸等○王氏詳說曰司隸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是司隸帥之矣師氏之屬又從而帥之○鄭康成曰兵服旃布弓劍不同○賈氏曰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鄭氏曰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陳君舉曰天子中門之外下有兵衛上有卿大夫子弟之衛今也不設於此而使四夷之隸為衛若以服遠人為美觀則先王慮患疑不如此非我族黨其心必異脫有他禍萌於輦轂之下又豈止美觀而已○王氏曰王唯無惡而有媿則四夷服而為役可責以守禦也○孫氏曰師氏以媿詔王將欲起其修省之職而警其怠荒之漸故因之統帥焉五隸之人衆矣曰其在王宮者曰其守王宮者則亦擇而使之非雜然並進也○易氏曰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為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鞀則有鞀師之職以為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隸司隸亦帥之以備王室之守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鍔曰非特在國可使之守若朝在野外雖使之守藩盾之內列亦可大抵詔王以媿使吾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溝池亦足以為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史氏曰王者之行美惡而已既有師氏以詔媿又有保氏以諫惡此所以善日加益而不自知孔子語事君之道必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保氏不可不立如此

掌諫王惡

王氏曰師氏未有媿而詔之故曰掌以媿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鄭鍔曰或謂聖賢之君不免有



過自非桀紂孰肯為惡今設官以諫王惡何耶余以為王者正身以正天下故有詔嫩之官導之於善人不可無敢諫之臣以諫止其非嫩則詔之於微若夫惡則必須力陳其非而去之人君未必肯為惡特保氏之官以諫惡為職職在諫惡故能保王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史氏曰師氏之德行既根諸內而保氏所養養此而已夫有諸內必形諸外則藝也儀也人孰患其不習哉〇鄭鍔曰說者謂教以德行則不言養教以藝儀先言養之以道何也余以為藝則一能之可稱儀則容止之可觀養之以道然後教之中有所主表裏相符華實相副矣養則涵養其心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王氏曰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為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

以為儀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三曰五射

鄭司農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〇賈氏曰先鄭云五射已下無正文或別有所見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四曰五馭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〇賈

五御者御車有五種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水曲者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墮水也過君表者右毛

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表纏質以為執間容握駢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謂御駢逆之車逆駢禽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膈為上殺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

### 五曰六書

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賈氏曰六書象形之等皆依

許氏說文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故曰會意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連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曰假借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可工為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鴿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下形圍國之類外形內聲闔闐衡衡之類外聲內形

### 六曰九數

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賈氏曰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

王昭禹曰養國子以道然後此之所教彼之所學相得以

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益於背不待言而後喻其能禮樂也非特鍾鼓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算而已至於書足以文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乎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鍔曰儀者德性之表見於動容周旋之際者也祭祀有

裸獻薦徹之儀其容欲穆穆皇皇

○鄭康成曰祭祀之容齊肅皇皇

賓客有拜迎

揖遜之儀其容欲嚴恪矜莊

○鄭康成曰賓客之容穆穆皇皇

朝廷則踧踖如也

鞠躬如也其容欲其濟濟踳踳

○鄭康成曰朝廷之容濟濟翔翔

喪紀則有臨喪

之容

○鄭康成曰喪紀之容畢不纒頭顛

軍旅則有介冑不拜之容

○鄭康成曰軍旅之容暨暨路路

車馬

則有不內顧不親指之容

○鄭康成曰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氏曰祭祀之容至齊齊翔翔皆少儀文喪紀之容至暨暨路路玉藻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

暨路路玉藻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亦少儀文

國子異時從事於宗廟朝廷之上詎可不

素教之哉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叔向以為

無守氣晉侯視遠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為不

能久古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

然皆以道通之然後教之則藝儀皆道之所寓歟

守王闈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

守王闈

鄭鍔曰闈者宮中巷門

○王氏曰旁出之小門

深宮雖非人所可知然自

古史氏所書幽隱之事未有不彰聞於外者諫惡之官尤

當自宮闈始○史氏曰使其屬守王闈所以幾其出入從

而諫也○王氏曰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

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

黃氏曰保氏守王闈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

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鄭鍔曰官以諫為名

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惡乃為萬民立司諫何耶余

以為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已之德已成而無過

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為民設司諫猶已有詔

媿之師為民設司牧猶已有諫惡之保

愚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德

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而行之興賢與能之事皆自鄉而

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或偏毀譽不

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流弊孰從而禦之先王所以寄耳

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  
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便見有檢察核實之意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呂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三代  
之盛誰能理會民德

鄭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朱氏曰人之大倫其別  
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  
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  
勢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甚親其事若小而  
所職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  
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夫人倫  
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至於

悖者也由夫朋友之義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四者  
又安能獨盡而久存哉

鄭康成曰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

鄭鏐曰掌糾萬民之德知其所修者德則勸之使親近朋  
友以自輔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修德於  
內行見於外慮其矯偽怪奇則正其行使歸於中庸又強  
以道藝使不至於鄙樸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

鄭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鄭鏐  
曰巡而問之觀而察之見其德行道藝可書者則以時書  
之其或才能過人穎脫於倫輩之中他日可任國家之事  
者又別白而條具之

呂氏曰鄉官一屬特立一司諫專掌民事甚有意司諫以前若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問胥書其敬敏任恤到司諫却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如此詳盡方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彼此各有一簿書互相參攷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王氏曰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鄭鏐曰廢置以馭吏赦宥以寬民民之不善非民之罪吏之過先王責吏不責民故吏不能教民則罪之而民之德行道藝未至乃教之未至也如己為過惡能從吾之諫而改之吏則可廢置而民則可赦宥也○鄭

景望曰司諫以萬民德行道藝之能否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凡曰鄉州族黨閭比之吏孰敢罔民而欺上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師之事先王懼鄉師之職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吏之教治之實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王昭禹曰語曰汝弗能救歟則救者所以止其

惡也

○鄭鏐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為小惡

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於細微使不至於滅身乃所以救之也○史氏曰民之有司諫司救猶王之有師氏保氏所以使

之歸媿改惡後世師氏保氏不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  
為王補闕而拾遺民有衰惡過失不知以威誅讓之以禮  
防禁之而一於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項氏曰邪與正反惡與善反過則非改失則非悔邪惡雖  
未麗於法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故不可以不救過失雖

麗於法然猶未盡刑焉故亦救之而已○王昭禹曰衰惡在心過失  
在事衰惡雖故罪而未麗於

法過失雖麗於法然非故未可以施刑先王皆宥之○黃氏曰  
衰惡未麗於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法重情輕誅責之以法使

之知悔而不為防禁之以禮使之自克而不犯皆所以救

之於未甚○史氏曰誅與讓不同防與禁亦異心之愧恥

因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因囚而改囚之

則思底於自新

易氏曰如鄉飲鄉射祭社祭崇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

而納之於善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  
諸司空

史氏曰讓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鄭鏐曰

衰惡出於故為雖未麗於法害已加於人讓之至於再三

乃有不愧畏焉則加以撻罰宜矣撻罰之加又至於三而

不改是則怙終之人歸諸士師之官去其冠飾而書其罪

惡之狀著之背以明示諸人而恥之可也坐諸嘉石視其

罪之輕重定其坐日之久近坐日已滿則使司空役以勞

辱之事則衰惡之心自消矣○鄭康成曰嘉石朝士所掌

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之司空使事官

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鄭景望曰司諫既糾民之德矣衰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

救止於將然防禁於未然而誅讓於已然讓之三而後罰之罰之三而後刑之喻之也悉警之也至待之也久書所謂左右有民師保萬民其在是乎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

○孫氏曰歸圜土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是亦教之以禮非迫之以刑

鄭鍔曰過失雖非故為原其過誤讓之可也安有至三皆

誤耶故亦三讓而罰不峻畫則任以事夜則歸以圜土視

為囚徒也無知之民宜用刑禁以馭之恥之役之俟其改

過自新委曲至此蓋重於用刑耳

○王昭禹曰先王謂人之知慮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且以勞苦強其支體

汚辱發其志氣是故教之以圜土平之以嘉石三年之任五等之役則其勞苦以強之辨之有明刑拘之以桎梏則其汚辱以教之

黃氏曰司救圜土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鄉官

斷獄麗罪為當殺司刺評於臣民以為過失而宥之者也

此非司救讓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

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酌管好訟抽拔兵器誤

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為無意者也是故讓罰行焉不改而

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

石先圜土

總論

黃氏曰衷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讓罰不改坐諸嘉

石罪之則無其法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讓罰不

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法治之凡

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稟之於司徒與其地治者聽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史氏曰天患蓄青民病札瘥也以旌節表之使民知施惠

出於王命也○黃氏曰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

○鄭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此乃持節者蓋

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調民躋阨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為信漢唐以來遣使持節以賑民凶荒其基於此二官持節與否雖或不同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王則一而已

楊氏曰衰惡過失非天患民病之類蓋司救以救民為職故凡歲時有天患民病而以王命施惠所以振救之

○鄭景望曰兼以救民瘼為職也夫為防萬民之過惡而立官以施惠特兼之豈不以民衰惡過失重於裁害也此亦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意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三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調猶和合也○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掌司萬民之難乃且反下同而諧和之

項氏曰難相與仇讎凡民之難常起於有己有物己與物偶不能無愛惡愛惡相攻則忮心生故有以一日之忿而為終身之仇讎眦睚必報雖死無恨此其為難豈勝言哉先王於是命調人諧和之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鄭康成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鍔曰過誤殺傷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讎之義調人合鄉里之民立為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其怨怒之心亦省刑罰之一端○劉曰成之必以民者使其比閭相親愛之民勸佐而行其成則不敢變渝而復不平○鄭康成曰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鄭景望曰故殺故傷斷以正刑無所復議過非本意而報以正刑聖人所不忍周家之法五刑之疑雖大辟皆有赦有罰司刑者原刑定法則如此

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雞而相攻亦難之所起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音避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才用反

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眠音視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史氏曰凡怨讎蓄積於心不見則已見則不可已故和之

之法亦在於弗使之見此謂之辟○項氏曰和難者非能止忠臣孝子之心和之使勿讎也亦不過勸之使辟焉爾

○鄭康成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宣子

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鄭鍔曰一國之主有儀有衛胡為有過誤見殺耶所謂主者乃主以利得民

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黃氏曰瑞與節也節豈旌節歟

治其罪也○劉氏曰若襄二十二年子展所以黜游氏之義○項氏曰與讎者瑞節使執其讎以歸于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又執之于官殺之則非民之專殺

賈氏曰父之讎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愚案唐虞之法有過無大康誥亦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

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臣之讎不可同趙商問春秋之義子不處傷孝子順孫之心故使之辟非謂凡傷殺者皆然

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鬪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項氏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四海之遠雖有至孝之心不能往矣故辟之海外兄弟之讎不反兵然千里之外足矣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同國則必報君與父同師長與兄弟同主友從兄弟同○史氏曰海外遠矣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國又次之親踈之義豈無等差

黃氏曰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為辟讎之法上之人行法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鄭景望曰子弟之心視其父兄見殺見傷

而從末減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忍其情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為子弟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臣子也故得而報之者臣子之志獲伸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調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王氏詳說曰復讎之人本為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之家則何預於外人哉賈氏以無子為言得之矣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賈氏曰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為敵而害己故鄭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也

史氏曰殺人者死王已殺之仇家復思報焉與邦國共棄之○鄭鏗曰此蓋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讎而殺之者其所殺者雖有司之身原其

意乃不服國家之法宜天下所不容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劉氏曰殺人而合於義為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

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遷其子

孫使居異國○鄭鑄曰此蓋當刑而逃竄不獲官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格鬪致死雖曰兩下相殺然殺之合義故令辟而之他彼人之父兄弟皆

勿得而讎之讎之則是殺奉命之人烏可不死哉○史氏曰宜殺者勿使讎異國而處息其怨心若有讎者是不知上之法禁殺之可也○項氏曰殺

人而義則彼必不義也然猶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

臣子與殺其君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讎矣

讎之必死以伸義也

愚按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

游之讎不同國檀弓子夏問孔子居父母昆弟之讎意

亦類此然後知復讎一事其重如此周官調人之職乃

使其父兄師長之讎皆有所辟然則禮經豈教人殺人

調人豈縱惡容姦者乎蓋禮記所言主為復讎之人言

周禮所言主為人讎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

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

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如為衆殺之得其宜則不

當讎故亦勿讎朝士曰凡殺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此仇讎謂所當殺者然後書于士無罪不書是有過也

如此則調人之職甚明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讎

者在於義使謂之縱惡也瞽瞍殺人臯陶為士則執之

法之所在雖天子不得庇其父豈有人君立法又汲汲

於和其難哉吾以是知調其過與義者乃所以順其情

也故公羊子曰父不當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

此是為子之道此雖論有司之事與調人之職語異而

意同其讎之可復與不可復亦視其當殺與不可殺耳

唐元宗時殿中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手殺萬頃  
 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當宥元宗下勅曰國家  
 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  
 求何有紀極遂杖殺之使其父果有冤死烏得行一切  
 之意至憲宗時韓愈因梁悅事作復讎狀以為據禮經  
 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  
 大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則經律無失其旨是觀其當誅則用調人交讎之義觀  
 其不當誅則用調人復讎之說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康成曰鬪怒辨訟者也○史氏曰鬪怒平之則不至於  
 爭不受平者為籍以紀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  
 有怒者不敢先發以麗于罪此皆息怨息訟之要術也

昭王

曰好勇鬪狠將亡其身及其親必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苟其不可成亦強梁而不可教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苟又先動所謂怙終賊刑則必誅之

陳及之曰胡五峰曰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天  
 下風動無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無冤民今司徒之  
 屬有調人者掌諧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交讎之令  
 有成鬪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不行之明驗周公經世  
 之典顧如是哉嗚呼周公之法今豈特為當時計哉為當  
 時計則成王之為君周召之為臣其百執事有司皆賢大  
 夫也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固不當有如調人者可也若以  
 周公身致太平此等官不必置是相率為苟安之計一日  
 周公死後人無所倚仗矣且司市之法曰國君過市則刑  
 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帑夫設罰以  
 禁過市者為其燕遊無度也以成王之君夫人世子豈至  
 於燕遊無度哉設法以防之為後世也凡此等可以類推

○鄭鍔曰調人之法不以復讎為重乃許以辟免戰國遂有借交報仇以成閭里之俠如郭解之徒皆報私怨儒者之論復讎如韓愈柳宗元紛紛不一調人之法果可行於後世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

麴曰媒  
賈氏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薛氏曰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縻其志則為善之心有不可得而固於是媒人焉掌萬民之判而合之故凡男女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為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守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

掌萬民之判

鄭鍔曰魯哀娶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有百世而不可通者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為之掌其判使男女者知其別然後可以通婚鄭康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為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由別則無同姓為婚之失也

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以厚別也蓋有判則有合

○史氏曰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呂氏曰成名者案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

生此制廢闕久矣

○史氏曰若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鄭鏐曰男女始生三月父名之際必記於版則知其二十三十可以

嫁娶之時矣

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

奇數焉

○賈氏曰王肅曰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李氏曰婚姻之禮要在及時國無鰥民則桃天之詠作喪其配耦則有狐之刺與彼室家而繫之以王者之風為人主者不可不察孟子對齊宣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好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故設官主判合之禮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鏐曰娶妻者若媒氏書之而判妻入子亦書之者蓋判之為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由也入者不宜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為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宜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矣司農以入子為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聘之者甚失入子之義矣  
○鄭景望曰後世之法不許收養異姓子孫與此意同蓋慮同姓為婚亂人理也然法存而入子者未嘗書于官嫁娶者無官以司其判則姓雖異而實同禮雖備而人理實亂者有矣先王所深惡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王氏詳說曰王子雍執孫卿之言以為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遂別家語以為說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又曰冬合男女且疑仲春之月遂非婚姻之期曾不謂詩之所言大率以

春為正如曰有女懷春如曰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如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皆以春為正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鍔曰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為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為重天時權許之耶○陳君舉曰奔者不禁不當行而行也無故不用令宜成禮而不成禮也故當皆有罰○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婚禮之當也當中春之月而是禮有不備者皆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婚也內則曰聘曰妻奔曰妾先王重聘禮故有是說其實皆由媒氏而合可謂之淫奔乎國有凶荒家遇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謂之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矣

○鄭景望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婚嫁之責也

可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康成曰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

其類○王氏曰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

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王氏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士大

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鄭鍔日記言

男女無幣不交不親昏禮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之所

寓也純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以及焉禮之中

制也然娶妻入幣而嫁子亦入幣者蓋嫁女則彼當入幣

入入於女家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

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史氏曰男女生為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蒼舒而合葬者

○王昭禹曰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親迎則于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成婦殤而死者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鍔曰男女陰訟言不可道也豈可宣露於人哉勝國之社國亡則社存奄其上棧其下不受霜露之氣陰閉無所通陰訟聽於此隱而不露儒者相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余嘗笑其不考行露甘棠二詩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行露乃聽訟詩耳召伯若於甘棠之下聽男女之訟聞周公勝國之社之說寧不愧耶

王氏曰社陰故於茲聽陰訟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

鄭康成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為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矣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謹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偽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為之長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布亦各士為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偽而足以為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諳於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



為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為賈師司競以禁鬪蹶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庇其司焉彼其徒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塵市者曾不得苟容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塵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須者於是有定志矣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劉氏曰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

○賈氏曰即下文云大治小治

教謂使三市信

義不欺

○賈氏曰即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教之處置貨物也

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

○賈氏曰即下文政令禁

物靡等

刑謂制盜賊姦偽之民

○賈氏曰即下文以刑罰禁競

量謂執五量以定穀

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

○賈氏曰即下文量度成賈者

禁謂壞法

亂俗之物不儻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

○賈氏曰即下

文賈民禁偽是也

八事者司市之大經○王昭禹曰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怯暴攘奪誕謾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為則有禁敕使為之則有令治教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

鄭景望曰攷有司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積於人心之趨利利之所聚莫甚於塵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源也養之必有以教之利之必有以

防之細大畢舉無有偏枯罅漏之處斯其為王政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鄭鍔曰治市雖有上八者之法將以經理之使井井有條  
則又當有九法

鄭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  
行反列也○王昭禹曰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劉執中云謂

司市二十有八人各以其所居之次為序分其地掌其肆○鄭康成曰經界也○賈氏曰經界其

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昭禹曰物所聚當陳之使買者易

見辨之而使不雜則貨賄各以類聚無混淆之患此市所

以平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司農曰靡侈靡也○王昭禹曰物之侈靡易以鼓反售受又反民

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則物無異尚人無異

好市適於均而無不平之患矣

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

鄭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盛也○鄭司農曰布

謂泉也

王昭禹曰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

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

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賈音嫁而徵債音育

鄭康成曰徵召也○史氏曰招誘也債買也○賈氏曰債字所訓不定下文貴債鄭注貴賣之亦望文為義也○

王昭禹曰量以量多少度以度長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

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以召債債賣也

以質劑子隨反結信而止訟

愚案質劑見小宰

史氏曰質以人證劑以書約信要立則市無爭訟矣鄭鑄曰空言

無信負則不償訟乃不止為之長質短劑結為一定之約有信不欺則爭訟可止矣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

鄭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鄭鑄曰以偽飾貨民被

其欺則詐不可除用賈民以為市胥知物情偽則詐可除

矣

以刑罰禁競而去盜

鄭康成曰刑罰憲徇朴○項氏曰以強害人謂之競非其

有而取之謂之盜○王昭禹曰利之所在強梁者或不能

無競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威則不能禁而去之

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鄭康成曰同共也○王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

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竭而書之以待

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賒之也斂之則民

無賤債之患賒予之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闔斂散

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大市日昃音則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

夕時而市販方萬反夫販婦為主

鄭康成曰日昃昃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

○鄭司農曰百族百姓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內或在

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為主則兼有

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販

婦為主則兼有百族商賈

鄭鍔曰百族殆市之豪族大姓以財雄之人歟商賈阜通  
不過視其財之多寡豪族大姓獨饒於財盡合商賈之財  
貨而有之於日昃之時繼商賈之後靡物不聚則其市大  
於商賈矣言於朝市之前謂其市之為甚大

○王昭禹曰自朝至于日中為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專市利則宜避商賈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 販夫販婦所得纖微至夕而罷  
故夕為主 ○王昭禹曰販夫販婦朝貨夕賣衣食於日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音定賈上音反時掌  
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  
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鄭鍔曰先儒之說謂市在一院之內則宜有門市者以時  
入門市胥執鞭度以守之市之羣吏上旌以令之市師是  
時入于思次 ○鄭司農曰市中候樓也○鄭康成曰若市亭 胥師賈師入于介次 ○鄭康成曰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黃氏曰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介次其治舍也 有訟則聽之所謂平旦側肩而入者

敢冒法慢吏而罔市利哉鞭度者無刃之及繫鞫于上則  
為鞭因其長刻尺寸則為度爭門者則執鞭以威之爭長  
短者則執度以齊之物一而用二又因以禁戢焉羣吏則  
自胥師以下各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  
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 ○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 肆定物成

乃真價之高下而揭析羽之旌於思次以令市使人望而  
知其當市也利之所在皆有貪得之心上旌之次其名曰  
思使之見利而思義耳市師 ○鄭康成曰市師司市也 泣此所以聽大治大

訟則亦宜先致思歟若夫胥師賈師雖市小吏而小治小  
訟亦於介次而聽之言介則知思之為大言思則知介者  
思之次也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豈非大事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王昭禹曰期于市者謂有賣買要約于市也○賈氏曰凡萬民之期于市者有此已下三事

黃氏曰辟法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攷法非法

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王

說曰辟若宰夫之所謂失財用物辟名之辟同謂名存而實亡也○王昭禹曰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

黃氏曰度量者官為之式揭以示民使凡為斗斛丈尺者

取法於此也鄭言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賈氏曰謂

米粟之肆丈尺處置於綃帛之肆

賈氏曰敘則諸物行肆之所○王昭禹曰敘則前所謂以次敘分地而經

謂出布者以馬得罪則立之于馬肆以量得罪則立之於粟米之肆以度得罪則立之於布帛之肆其刑戮而尸於市皆亦有常也不失其敘者所以令眾而懲其惡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鄭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

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没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鍔曰貨賄之為用六畜之為養珍異之為玩懋遷其有

無雖資於商賈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鄭司農曰亡者

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鄭康成曰利利於民

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微

之使亡使微抑其賈卻之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

已○王昭禹曰物之靡者特賤以却之使微而已○李景齊曰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

時而為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習俗所係不可不

正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黃氏曰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

達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入必有司

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為出內鄭言非也  
 ○王昭禹曰貨賄用璽節以防其欺出自市達於門關入  
 自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鍔曰凶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征則物貴而民  
 重困故市無征當是時民困於財錢不之則民蘇故宜鑄  
 作布泉也周景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卒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  
 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  
 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  
 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  
 來者多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

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鍔曰市者姦偽淵藪利之所在有禁以禁之則不敢為  
 有刑以刑之則不敢犯禁莫先於偽飾蓋姦人欺民以罔  
 利眩偽以為真能禁其偽飾則人不受其欺矣○王昭禹  
 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  
 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  
 類也凡此之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  
 在商不得資在賈不得粥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蓋圭璧

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鱉十二凡此在民不得畜者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劉執中曰偽飾之禁十有二而四民共當其罰刑無敢犯之者所以立制度而厚風俗也○陳君舉曰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鄭鏐曰司寇五刑如國刑如野刑之類而無市刑今有三等之刑又有歸于士之刑者蓋衆之所聚不可以常刑治而爭利於市以犯有司者皆姦民之雄少縱不治則市不

肅俟其已甚斷於士師則無及故隨其犯之輕重而用三等之刑非五刑之刑小刑已決罰必表憲其所犯之由中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其鞭笞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往就其地扑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三刑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司市不敢專司徒於萬民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媒氏男女之陰訟與此皆言附于刑者歸于士蓋謂用五刑而已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為說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而使之出罰異尊卑也

○鄭鏐曰不言天子公卿乃言國君以下過市之事者蓋侯國遠去王畿

無所畏憚則游觀易縱所宜防也○陳君舉曰自國君過市刑人赦以下先王所以禁其過市者蓋此等宜在朝不宜在市正所以別市朝分貴賤定士農工商之業○

劉迎曰先王之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之夫市者不特利之所在天下奇技淫巧之物聚焉一或過市則所見異於前奇靡淫侈之物得以蕩其心而變所守於內矣故以赦市之刑人愧之所以制其心於未然而不敢為過市之舉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期而驕侈者故罰其帷幕帘蓋正所以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然況天子何求而不獲者乎○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憲徇朴三者而已幕也帘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黃氏曰匿王與后而不見以為攷禮正德必不當有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

鄭康成曰市司司市○賈氏曰市司帥而從以其知物賈者也

氏曰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債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王昭禹曰如此則師眾所聚無賤債貴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東魏風俗信錄卷二十三

賈公彥列祖之惠矣

齊帝公孫其華○王鄒禹同收此限制泉散錄○魏齊書

出封會同制之制限市制制實制而封之具以國市之

市制百費制之專而營制未嘗休於市之管林以國市

其市制餘軍兵之限里限制制之與軍兵在律市之

制制限制以制制會同制好之專量入營軍之是制

制日限制市非非制國市制日制入在十里市市制

制日市制市制市○賈公曰市制制制以具以制

制制制制市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市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市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市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制制制制市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